

晉

書

料

注

晉書輯注卷六十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三十

解系

弟結 結弟育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

案地理志濟南郡無著縣錢氏廿二史考異據宋志謂晉

有著縣詳地理志注文選關中詩馬汧督誅注引王隱晉書但言濟南人而不詳何縣

父脩魏琅

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為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

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絜己甚得聲譽

書鈔六十六王隱晉書曰

中兄結字仲連次兄育字稚連又六十王隱晉書曰兄弟齊名情聲潔己州里榮焉案本書結育皆為系弟王

書則云皆系兄
疑王書誤也

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

謂系等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
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
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當世壯
之後辟公府掾歷中書黃門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
遷尙書出爲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氏
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
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
殺秀以謝氏羌不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
閤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

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鱗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後齊王罔起義時以裴解爲冤首倫秀旣誅罔乃奏曰

案此奏文一百八十餘字已見張華傳此重出

臣聞興微繼

絕聖主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至如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

樂卻降在阜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合聖意可羣官通議八坐議以系等清公正直爲姦邪所疾無罪橫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啟彰明枉直顯宣當否使冤魂無愧無恨爲恩大矣永宣二年追

贈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焉

文選潘岳馬汧督誄序注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

立功孤城爲州司所枉死於固國岳誄之岳誄文曰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又曰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御眾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効極推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屢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

今追贈牙門將軍嗣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案馬
敦與解系皆以郝度元齊萬年之叛受冤殞身系則爲
倫所害敦則死於獄中惟事後均追贈弔祭惜史臣於
敦之事實闕焉不詳今仿裴注三國之例附注系傳之
末

結字叔連

書鈔六十六引王隱
晉書作結字仲連

少與系齊名辟公府掾

累遷黃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

御覽三十

七王隱晉書曰解結問別駕治中曰河北白壤高良何
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案魏郡在河北此蓋結爲

大守時

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

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明日當
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旣若此我何活爲亦
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後贈結

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

結弟育字稚連名亞二兄歷公府掾太子洗馬尚書郎
衛軍長史弘農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孫旂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父歷魏晉際爲幽州刺史右將
軍旂絜靜少自脩立察孝廉累遷黃門侍郎出爲荊州
刺史名位與二解相亞永熙中徵拜太子詹事轉衛尉
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爲兗州刺史遷平南將軍假節
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珍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
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閱器

械兄弟旬月相次爲公府掾尙書郎弼又爲中堅將軍
領尙書左丞轉爲上將軍領射聲校尉髦爲武衛將軍
領太子詹事珍爲武威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
郡侯推崇旂爲車騎將軍開府初旂以弼等受署僞朝
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必爲家禍弼等終不
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
誅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旂夷三族弟尹字文旗歷
陳留陽平太守早卒

孟觀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卽

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悖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

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

討駿觀受賈后旨宜詔頗加誣其事

文選晉紀總論注干寶晉紀曰太子

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案二公者汝南王亮及衛瓘也本傳但言誅駿之事不及亮瓘之戮蓋楚王瑋之殺亮瓘亦孟觀譖成及駿誅以觀爲之耳傳文從略又失載爲太子太傅

黃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

氏帥齊萬年反於關中眾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

文選關中

詩注引王隱晉書作及關中氏反諸將敗退

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

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眾不

爲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

沈毅有文武材用乃啟觀討之

文選關中詩注引王觀隱晉書作乃遣觀也

所領宿衛兵皆趨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

戰十數皆破之

文選關中詩注王隱晉書曰孟觀身當大敵功蓋一時晉中興書曰觀從中亭

北出何惲領二萬人以繼之雍圍解

生擒萬年威懼氏羌轉東羌校尉徵

拜右將軍趙王倫篡位以觀所在著績署爲安南將軍

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

廣韻四十一漾相下作平南將軍勞格校勘記曰河北當

作西

觀子平爲淮南王允前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以

觀杖兵在外假言平爲允兵所害贈積弩將軍以安觀

義軍旣起多勸觀應齊王囹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謂

倫應之遂不從眾議而爲倫守及帝反正永饒治令空

桐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廣韻四十一漾相下

平南將軍孟觀元和姓纂五曰晉惠帝時有京相機通

志氏族略五曰空相氏史記商後有空相氏晉惠時有

空相機案本傳作空相疑即空同世本有同氏因空

同山得姓空相京相皆誤文也今本史記殷本紀贊亦

作空桐鄭樵誤引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一曰永饒治在

南陽府南晉時置治于此有令掌之永寧初永饒治令

空桐機斬孟觀于此時觀黨於趙王倫引

軍屯宛也治尋廢案傳誤治令為治令

牽秀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

國志不載分置武邑郡事然邵續傳先稱兄子武邑內

史存後稱帝假存武邑太守則當時固有武邑郡矣賈

謚傳稱安平牽秀則舉其故郡而言案魏志牽招祖招

傳本作安平觀津人蓋武邑置郡後觀爵關內侯子嘉

魏雁門太守魏志牽招傳曰字子經賜爵關內侯子嘉

嗣次子弘隴西太守振威護軍嘉與晉司

徒李將同母早卒注云案晉書嘉子秀案今晉書無嘉
子秀之文當出佚史李膺母更適率招見劉覽四百十
二引王秀博辯有文才魏志率招傳注荀綽性豪俠弱
隱晉書

冠得美名爲太保衛瓘尙書崔洪所知太康中調補新

安令果遷司空從事中郎魏志率招傳注荀綽冀州記

崇等所提攜以新安令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
博士爲司空從事中郎

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

訴被誣魏志率招傳注引荀綽冀州記司隸荀愷下論

愷穢行文辭亢厲魏志率招傳注引荀綽以譏抵外戚

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由是而損遂
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爲長史秀任氣好爲將帥張昌

作亂長沙王父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

讀史舉正

曰案出關上事蹟不明必有脫漏

穎伐父以秀爲冠軍將軍與陸機王

粹等共爲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諂事黃門孟玖故見親於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爲尙書秀少在京輦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激濁揚清處鼓鞀之間必建將帥之勳及在常伯納言亦未曾有規獻弼違之奇也河間王顒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大駕以秀爲平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顒將馬瞻等將輔顒以守關中顒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麋晃等迎顒時秀擁眾在馮翊晃不敢進顒

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效與馮

翊大姓諸嚴詐稱顒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

萬年魏志牽招傳注荀綽冀州記曰在馮翊遇害世人玩其辭賦惜其材幹

繆播 從弟脗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魏志劉劭傳注文章志曰襲子

悅字孔擇晉光祿大夫襲播才思清辯有意義高密王

泰為司空以播為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幸長安

河閒王頤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

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脗案魏志劉劭傳

注引文章志但言襲孫紹頤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脗詣

長安說颺令奉帝還洛約與颺分陝爲伯播胤素爲颺所敬信既相見虛懷從之颺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爲誅首謂颺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颺惑方所謀猶豫不決方惡播胤爲越游說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爲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颺深憂之播胤乃復說颺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颺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颺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爲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濶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太弟卽帝位是爲懷帝以播爲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徙中書令任遇日隆

類聚四十八晉諸公贊曰懷帝以繆

播爲中書令朝事莫不諮之人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
君之所取信於臣下無以尙也
已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胤等有公輔之量又盡
忠於國故委以心膂越懼爲己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
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獻歎不能自禁越遂害
之朝野憤惋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
及越薨帝贈播衛尉祠以少牢

胤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略齊初爲尙書
郎後遷太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石超
等大敗胤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胤與播俱入關而

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肩爲冠軍將軍南陽太守肩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肩不受肩乃還洛懷帝卽位拜肩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僕卿旣而與播及帝舅王延尙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爲東海王越所害

皇甫重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那人也性沈果有才用爲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爲秦州刺史齊王冏輔政以重弟商爲參軍冏誅長沙王乂又以爲參軍時河閒王顒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

之及此說顓曰商爲父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急除之
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經長安乃執之
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尙書以顓信任李含將欲爲亂召
集隴上士眾以討含爲名又以兵革累興今始寧息表
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晉書校文三曰李含傳河南尹以此傳證之蓋顓表舉含朝廷卽徵之也至顓傳言顓以含爲河南尹疑以上脫一表字通鑑攷異從此傳而不從含傳蓋未知兩傳之似異實同也含旣就徵重不奉詔顓遣金城
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頃之成都王
穎與顓起兵共攻又以討后父尙書僕射羊玄之及商
爲名又以商爲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關門距

張方爲方所破，顯軍遂進。又旣屢敗，乃使商閒行齋。帝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顯。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顯。顯捕得商，殺之。又旣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內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爲地窟，以防外攻。權變百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爲之死戰。顯知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使宣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爲河閒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越以顯新廢成。

都王穎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共誅昌

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閒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爲豪彊所屈時彊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爲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其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尙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

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
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
詐冒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
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
論者稱之通典六十南陽中正張輔言司徒府故梁州
刺史楊欣女以九月二十日出赴姊喪殯而
欣息俊因喪服二十六日強嫁妹與南陽韓氏而韓氏
就楊家共成婚姻韓氏居妻喪不顧禮義三旬內成婚
傷風敗俗非冠帶所行下品二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
等第二人今爲第四請正黃紙秀秀惑之將繩輔以法輔與秀牋曰輔徒知希慕古人
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爲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
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

顧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秀雖
凶狡知輔雅正爲威所誣乃止後遷馮翊太守是時長
沙王又以河間王顒專制關中有不臣之迹言於惠帝
密詔雍州刺史劉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顒晉書校
文三曰
據皇甫重傳重以顒信任李含將欲爲亂露檄上尙書
以討含爲名云云是討顒非由密詔顒傳亦不載此事
於是沈等與顒戰於長安輔遂將兵救顒沈等敗績顒
德之乃以輔代重爲秦州刺史當赴顒之難金城太守
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
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尙欲揚威西土召隴西
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卽收兵

伐輔輔與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爲天水故帳下

督富整所殺

高僧傳一曰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見羣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隴右

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著眾望所歸欲令反服爲己寮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每加譏構祖行至汧縣明晨詣輔共語忽忤輔意輔使收之行罰眾咸怪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已後與張輔爲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便鞭之五下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之聲被於關隴戎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羌胡率精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害悲恨不及眾咸憤激欲復祖之讎輔遣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初輔嘗著論云戰時天水故帳下督富整遂因忿斬輔逆類聚二十二引輔名士優劣論三條一論魏武帝劉玄德一論司馬遷班固一論樂毅諸葛孔明案下文具言此三事蓋皆優管仲不若鮑叔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劣論中語也

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

不爲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

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

省不同

類聚二十二引
不同作不敵

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

獎勸惡足以監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

類聚二十

二引亦無取焉
作無取皆書

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

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旣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

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

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

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滅於諸

葛亮詞多不載

李含

李含字世容隴西狄道人也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少恃豪族以含門寒微欲與結交含距而不納商恨焉遂諷州以短檄召含爲門亭長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下車擢含爲別駕遂處羣僚之右尋舉秀才薦之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東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尙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己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義貶含中丞傅咸上表理含

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尙書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爲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爲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爲晉匹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而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旣葬不除藩國之喪旣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爲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敘明以喪制宜隆務在

敦重也夫寧盡乃敘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旣葬而除旣除而耐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于旣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於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爲喪主而王喪旣除而耐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耐靈主所居卽便爲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爲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勳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卽吉引

古繩今閭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閭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爲差代尙書勅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跽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爲臺勅府符陷含於惡若謂臺府爲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勅唯含是貶含之困躓尙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爲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爲中正後爲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爲比以

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
王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祇
爲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
動冀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
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爲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
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帝不從含遂被貶退割
爲五品案通典八十八引傅咸又理李含云中正龐騰
無所據仗貶含品三等謹重以聞乞中書見諾
蓋咸初次上表帝旣歸長安歲餘光祿差含爲壽城郎
不從故又重言之也閣督司徒王戎表含曾爲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爲此
職詔停後爲始平令及趙王倫篡位或謂孫秀曰李含

有文武大才無以資人秀以爲東武陽令河間王顒表

請含爲征西司馬甚見信任頃之轉爲長史顒誅夏侯

奭送齊王冏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眾赴倫皆含謀也

後顒聞三王兵盛

周家祿校勘記曰按三王者齊成都河間也河間所聞當云二王顒本傳

作二乃加含龍驤將軍統席遠等鐵騎迴遣張方軍以

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

爲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詣顒顒慰撫之甚厚含諫顒

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

及商當還都顒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顒和釋之後

含被徵爲翊軍校尉時商參齊王冏軍事而夏侯奭兄

在囧府稱奭立義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安囧右司馬
趙驤又與含有隙囧將閱武含懼驤因兵討之乃單馬
出奔于囧矯稱受密詔囧卽夜見之乃說囧曰成都王
至親有大功還藩甚得眾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
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長沙
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囧可擒也旣去齊立成都除逼建
親以安社稷大勲也囧從之遂表請討囧拜含爲都督
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洛陽含屯陰盤而長沙王乂誅
囧含等旋師初含之本謀欲并去乂囧使權歸於囧含
因得肆其宿志旣長沙勝齊囧穎猶各守藩志望未允

顓表含爲河南尹時商復被父任遇商兄重時爲秦州刺史含疾商滋甚復與重構隙顓自含奔還之後委以心膂復慮重襲己乃使兵圍之更自表罪侍中馮蓀黨顓請召重還商說父曰河間之奏皆李含所交構也若不早圖禍將至矣且河間前舉由含之謀父乃殺含

張方

張方河間人也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顓累遷兼振武將軍永寧中顓表討齊王冏遣方領兵二萬爲前鋒及冏被長沙王乂所殺顓及成都王穎復表討乂遣方率眾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距

之方以潛軍破商之眾遂入城又奉帝討方于城內方軍望見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眾遂大敗殺傷滿于衢巷方退壁于十三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遯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前進逼洛城七里

御覽七十三晉後略曰張方圍京邑決千金堰水溝渠枯涸井多無泉又旣新捷不以爲

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敗績

晉書校文三曰河間王顯傳又復從天子出攻方輒

不利與此異類

按二年帝紀載東海王越等執又送于金墉城方使郅

輔取又還營炙殺之於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

而西還長安顯加方右將軍馮翊太守蕩陰之役顯又

遣方鎮洛陽上官巳苗願等距之大敗而退清河王覃
夜襲巳願巳願出奔方乃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
拜方馳下車扶止之於是復廢皇后羊氏及帝自鄴還
洛方遣息熊以三千騎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所乘陽
燧車青蓋素升三百人爲小鹵簿迎帝至芒山下方自
帥萬餘騎奉雲母輿及旌旗之飾衛帝而進書鈔一百二十三晉
八王故事曰帝自鄴還洛張方遣子領精騎三千奉迎
自河橋至芒頭十里前後相屬戈矛若林周家祿校勘
記曰素升未詳
疑弁字之誤
初方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在洛
旣久兵士暴掠發哀獻皇女墓軍人喧喧無復留意議
欲西遷尙匿其跡欲須天子出因劫移都乃請帝謁廟

帝不許

書鈔一百三晉入王故事曰張方逼上及大茅嶺乃開未發一函曰方啟陛下達孝宜謁宗廟

主者奏

剋日上以青筒詔出中書曰朕體中不佳不堪

出也

御覽三百五十六晉四王起事曰建武元年天子

還洛陽

右將軍張方啟陛下自鄴來還宜謁宗廟天子

出因便

劫啟移都其夜方悉引兵從西明廣陽諸城門

入自領

五千騎皆捉鐵纏稍擊兜鍪方遂悉引兵入殿

焦茸皆用

涼州白鷄毛望之若茶

迎帝帝見兵至避之於竹林中軍人引帝出方於馬上

稽首曰胡賊縱逸宿衛單少陛下今日幸臣壘臣當捍

禦寇難致死無二於是軍人便亂入宮閤爭割流蘇武

帳而爲馬帳

御覽六百九十九晉後略曰張方兵入洛御寶織成流蘇武帳皆割分爲馬鞍矣

方奉帝至弘農顯遣司馬周弼報方欲廢太弟方以爲

不可帝至長安以方爲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

時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興迫脅范陽王虓
距逆詔命及東海王越等起兵於山東乃遣方率步騎
十萬往討之方屯兵霸上而劉喬爲虓等所破顯聞喬
敗大懼將罷兵恐方不從遲疑未決初方從山東來甚
微賤長安富人郅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爲帳下督甚
昵之

廣韻二仙曰縣又姓晉張方以縣思爲腹
心案縣思不見於史蓋亦郅輔之流也

顯參軍

畢垣河間冠族爲方所侮忿而說顯曰張方久屯霸上
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
其謀矣而繆播等先亦構之顯因使召輔垣迎說輔曰
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

不聞方反爲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旣入顓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顓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顓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旣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頭顓以輔爲安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送首與越冀東軍可罷及聞方死更爭入關顓頗恨之又使人殺輔

史臣曰晉氏之禍難荐臻實始藩翰解系等以干時之用處危亂之辰並託迹府朝參謀王室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咸至誅戮豈非時艱政紊利

深禍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戒懼於此也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

案唐書宰相世系表十三下閻氏漢中太守讚生遼西太守亨

亨生北平太守安成侯鼎字玉鉉死劉聰之難本書閻縱傳有亨無鼎鼎傳歷官亦不同且表云字玉鉉傳云字台臣縱傳云巴西安漢人鼎傳云天水人似非一人惟下文云鼎出奔雍為氏寶首所殺傳首長安即是一人

劉聰時事表又云子昌奔於代王猗盧遂居馬邑傳云時劉聰向長安勸允索絳死於建興四年七月代王猗盧鼎遂攻鼎據本紀梁絳死於建興四年七月代王猗盧亦薨於是年三月則鼎之被殺當在此年之前故其子昌得奔代王以事之先後證之皆無不合要當斷為一人

史文或有闕略譌誤耳世系表又云閻氏前漢末居滎陽徙於巴西之安漢

然則亦非天水人也

初為太傅東海王越參軍轉卷

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閒鳩聚西

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

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恆河南尹華蒼

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潁司徒左長史劉

疇在密爲塢主中書令李膺讀史舉正曰案膺既爲中書令則位已尊矣豈可復

爲鼎參佐愍帝紀作中書郎爲是案世說假譎太傅參

篇注引溫氏譜嶠初娶高平李膺女殆卽此人軍

勳捷案勳與鄒古通捷爲劉蔚鎮軍長史周顥司馬

李述皆來赴疇僉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彊兵勸藩假鼎

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爲參佐鼎少有大志因西士

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

翼戴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
河陽令傅暢遣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徑據
長安綏合夷晉興起義眾剋復宗廟雪社稷之恥鼎得
書便欲詣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
向長安疇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藩及疇捷等並
逃散鼎追藩不及陘等見殺唯顗述走得免遂奉秦王
行止上洛爲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眾西至藍田時
劉聰向長安爲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還平陽讀史舉
疋曰案
聰時已卽位未嘗至長安疋所逐者劉
曜耳其還平陽者亦是劉粲非聰也疋遣人奉迎秦
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衛將軍梁芬京兆

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爲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爲太子詹事總攝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爲京兆尹鼎首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並害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並綜母弟綝之嫻也謀欲除鼎乃證其有無君之心專戮大臣請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爲氏竇首所殺傳首長安

索靖

子綝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衷張翹索綝索永俱詣太學馳

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
通內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傳立張華
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拜駙馬都尉出爲西域戊己
校尉長史太子僕同郡張勃特表以靖才藝絕人宜在
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爲尙書郎類聚九十
九王隱晉
書曰太康六年荊州送兩足虎時尙書郎索靖議稱半
虎博令王鈐爲文曰般般白虎觀獵荆楚孫吳不逞金
皇赫怒案議稱與襄陽羅尙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
以下恐有謠字
咸器服焉靖與尙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御覽七
百四十
九書斷曰索靖善章草出於韋誕峻險過之又五百八
十九國朝傳記曰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
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伫立疲則布毯
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去太平廣記二百九名書錄曰

索靖張芝姊子孫晉征西司馬亦善草
案本傳不言爲征西司馬未知有誤否帝愛之瓘筆勝

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雁門太守遷
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
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
棘中耳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將軍梁王彤左司馬
加蕩寇將軍屯兵栗邑擊賊敗之遷始平內史及趙王
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
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間王顥舉兵向洛陽拜靖
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遊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
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追贈太常時年六十五後又

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諡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

辯理陰陽氣運又選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

張懷瓘書斷上引之類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

頡既生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

茲生御覽七百四十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

業並麗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

發若舉復安虫蛇虬螭類聚七十四引或往或還類阿

那以羸形御覽七百四十七引羸形欬奮鬣而桓桓類

聚七十四引及其逸遊胖嚮類聚七十四引胖作御作正

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穴隆揚其波芝草蒲陶

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

御覽七百四十七引繼作結載作反

玄熊對踞

於山嶽

類聚七十四引踞作路

飛燕相迫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

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

類聚七十四引順氣作從風

轉相

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

御覽七百四十七引猗作

綺中持疑而猶豫立螭狻獸嬉其閒騰援飛颺相奔趣

類聚七十四引颺作颺御覽七百四十七引颺作鮓

凌魚奮尾蛟龍反據

類聚七十四引

蛟作駭

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

而中顧或若俶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

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

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

御覽七百四十七引

作本象末亂

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

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磔落

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

御覽七百四十
七粲粲作璀璨

命杜度運其指

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先時靖
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
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五子鯁綖璆聿綖皆舉
秀才聿安昌鄉侯卒少子綖最知名

綖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日綖廊廟之才非簡札
之用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
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俄轉太宰參軍除好畤令入

爲黃門侍郎出參征西軍事轉長安令在官有稱及成都王穎劫遷惠帝幸鄴穎爲王浚所破帝遂播越河間王顒使張方及緄東迎乘輿以功拜鷹揚將軍轉南陽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緄爲奮威將軍以禦之斬聰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劉五斗等劫掠三輔除緄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緄有威恩華夷嚮服賊不敢犯及懷帝蒙塵長安又陷模被害緄泣曰與其俱死寧爲伍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魏允傳作京兆太守閭鼎傳作京兆尹安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眾頻破賊黨修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

平小大百戰絃手擒賊帥李羌與閭鼎立秦王爲皇太子及卽尊位是爲愍帝絃遷侍中太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璽之功封弋居伯

案弋居二字恐有誤文

又遷前將軍尙書

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軍進號征東尋又詔曰朕昔遇厄運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舊京幸宗廟寵靈百辟宣力得從藩衛託乎羣公之上社稷之不愾寶公是賴宜贊百揆傅弼朕躬其授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侵逼王城以絃爲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呼日逐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食邑萬戶拜夫人荀氏爲新豐君子石元

爲世子賜子弟二人鄉亭侯劉曜入關芟麥苗絀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將趙染杖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絀戰大敗之染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尙書左僕射錄尙書承制行事劉曜復率眾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當發麴允欲挾天子趣保絀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饑乏採梠自存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絀曰漢陵

中物何乃多邪繇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
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饗
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
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
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誠也敬齋古今藎曰應劭風俗
通義載霸陵薄葬亦被發
掘而其陵中物乃與前書本紀絕不同據劭繇之言知
霸陵所謂薄葬者特此餘陵差少耳劭說與前書不同
者前書蓋從史筆劭說蓋從所聞見容
有一誤然質諸晉書則劭說爲得其實後劉曜又率眾
圍京城繇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破曜
于靈臺崧慮國家威舉則麴索功盛乃案兵渭北遂還
槐里城中饑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唯涼州義眾

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于曜繚潛留敞
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剋也若
許繚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
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敗
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繚所說如是天下之惡
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
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震玉石俱摧
及帝出降繚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
於東市

賈疋

賈正字彥度武威人案魏志賈詡傳云武威姑臧人此但言其郡失著縣名魏太

尉詡之曾孫也魏志賈詡傳曰詡字文和為太尉進爵魏壽鄉侯小子訪為列侯長子穆為駙

馬都尉堯證穆侯子穆駙尉位郡守穆堯子模駙注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模子胤弟

龕從弟正皆至大官並顯於晉也案世語謂正為胤龕從弟明非穆之孫不知其祖是否即小子訪唐書宰相

世系表誤穆為璣其官亦為駙馬都尉穆之子模而誤以為通延二人模之子名胤名龕而誤以為正外謬殊

甚蓋郭頌世語雖不足盡信然以少有志略器望甚偉同時人敘述世系究為得實也

見之者莫不悅附特為武夫之所瞻仰願為致命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橫失百

姓心乃譖正于南陽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代之正奔瀘水與胡彭蕩仲及氏寶首結為兄弟聚眾攻班綽奔武

都正復入安定殺班愍帝以正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

晉書校文三曰愍帝紀帝自洛越武關雍州刺史賈正

迎衛達於長安關則正爲雍州刺史非始於愍帝時

又帝紀言正爲征西大將軍亦不作驃騎將軍周家祿

校勘記曰按本傳正後破劉曜迎秦王奉爲皇太子秦

王後立爲愍帝此封酒泉公時諸郡百姓饑饉白骨蔽

時不得先有愍帝

野百無一存正帥戎晉二萬餘人將伐長安西平太守

竺恢亦固守

勞格校勘記曰西平當從載記作新平

劉粲聞之使劉

曜劉雅及趙染距正先攻恢不剋正邀擊大敗之曜中

流矢退走正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襲蕩仲殺之遂

迎秦王奉爲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羣胡攻之正敗

走夜墮于澗爲夫護所害

晉書校文三曰愍帝紀則言正討賊張連遇害

正勇略有志節以匡復晉室爲己任不幸顛墜時
人咸痛惜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于
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眾望攸歸曾無與二閭鼎等忠
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闊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
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
接彫弊之餘基威略未申尋至傾覆昔宗周遭犬戎而
東徙有晉違獷狁而西遷彼旣靈慶悠長此則禍難遄
及豈愍皇地非奧主將繼允材謝輔臣何修短之殊途
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晉書注卷之十
三
贊曰懷惠不競戚藩力爭狙詐參謀憑凶亂政爲惡不
已並罹非命解繆忠肅無聞餘慶愍皇纂戎實賴羣公
鼎圖二福始緝遂凶終

晉書斟注卷六十

晉書斟注卷六十一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三十一

周浚

子嵩

謨

從父弟馥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

世說賢媛篇注引八王故事作汝南安城人案當從

地理志作安成

父裴少府卿

勞格校勘記曰裴當作裴裴著浚汝南先賢傳五卷見隋經籍志

性果烈以才理見知

御覽二百三十九山公啟事曰御史中丞周浚果烈有才用世說賢

媛篇注引八王故事曰少有才名

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眾所

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類聚四十

八曹嘉之晉紀曰汝南史曜爲山濤所知曜字季茂父
爲征南府小吏鄉人周浚一見曜而友之配之妹官至
中書郎案世說賞譽篇注引山公啟事云吏部郎史曜
出缺涓化閣帖三新沓伯臣言近啟崔諒史曜陳准可
補吏部郎即其人也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爲尙書郎累遷

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

世說賢媛篇注八王

自御史中丞出爲揚州刺史案八王故事曰太康初平吳
其慝官皆在入晉以後本傳累遷以上有脫文也封射

陽侯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

僞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

聞龍驤將軍王濬旣破上方別駕何憚說浚曰張悌率

精銳之卒悉吳國之眾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懼

今王龍驤旣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剋土

崩之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
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惲曰渾闓於事
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
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
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
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剋
萬里之寇以旣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間也且握兵之
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剋獲將
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
鄱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何而濬至渾召

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

勞格校勘記
曰江字衍

孫皓遂降於濬渾

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憚賤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
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
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爲傷事則不及
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
鄙斯恩情之所不取也浚得賤卽諫止渾渾不能納遂
相表奏浚旣濟江與渾共行吳城壘綏撫新附以功進
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明年移鎮秣陵時
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
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爲互

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爲功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
珪爲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
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
不可行弟慎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
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
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武
帝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爲可荅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
宗勞格校勘記曰朱學勤云世說新語引王隱晉書曰
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祖斐永嘉少府父隆州從
事則浚之於恢當是兄弟
之子非叔父子也傳誤 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
用浚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訖增邑五

百戶後代王渾爲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

世說賢媛篇注八王故事

卒于位三子顗嵩謨覲嗣爵

日元康初加安東將軍

周家祿校勘別有傳云

嵩字仲智

隋志梁有大鴻臚周嵩集三卷錄一

狷直果

俠

世說方正篇注引鄧粲

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

爲參軍及帝爲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曰臣聞取天

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

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

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

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

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
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己之誠
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出
爲新安太守嵩怏怏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
戴邈坐褒貶朝士又詆毀邈邈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
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
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
碌碌之臣乎帝怒收付廷尉廷尉華恆以嵩大不敬棄
市論疑以扇和減罪除名時顗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
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

漸疎忌王導等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己還爲國憂者也始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彊假累世之寵因閭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

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姦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原作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嶠興

復舊物此亦羣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
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
宮沈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
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
爲安以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
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
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
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
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
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

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慮實上爲

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

以聞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既害顗而使人弔

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世說方正篇注引鄧粲晉紀作亡兄

天下有義人爲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

加害用爲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顗橫遇禍意恆

憤憤嘗眾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

周莛潛相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

云宏明集一正誣論曰又誣曰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不蒙其福云云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舊非

通言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爲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具涉僞上自是可才而有強梁之累未合

道家嬰兒之旨矣以此而遇忌勝之雄喪敗理耳太平
廣記一百十三冥祥記曰周嵩婦胡母氏有素書大品
其素廣五寸而大品一部盡在焉又并有舍利銀嬰冥
之並緘於深篋中永嘉之亂胡母氏避兵南奔經及舍
利自出篋外因求懷之以渡江東又嘗遇火不取取經
及屋盡火滅得之於灰燼之下儼然如故會稽王道子
就嵩會孫雲求以供養後常暫在新渚寺劉敬叔云曾
親見此經字如麻子點畫分明此經蓋得道僧慧則所
寫也

謨以顗故頻居顯職

御覽四百八十九郭子曰周叔治為晉陵世說方正篇曰周叔治作

晉陵太守注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顗次弟案本傳不言為太守從略王敦死後詔贈戴

若思譙王承等而未及顗時謨為後軍將軍上疏曰臣
亡兄顗昔蒙先帝顧眄之施特垂表啟以參戎佐顯居
上列遂管朝政並與羣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

授忝位師傅得與陛下揖讓抗禮恩結特隆加以鄙族
結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忌惡
直醜正身陷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顗之
云亡誰不痛心況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來實
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能摧破
凶彊撥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遺取顗
息閔得充近侍臣時面啟欲令閔還襲臣亡父侯爵時
卞壺庾亮並侍御坐壺云事了當論顯贈時未淹久言
猶在耳至於譙王承甘卓已蒙清復王澄久遠猶在論
議況顗忠以衛主身死王事雖嵇紹之不違難何以過

之至今不聞復封加贈褒顯之言不知顗有餘責獨負
殊恩爲朝廷急於時務不暇論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
重用哀歎者也不勝辛酸冒陳愚款疏奏不報謨復重
表然後追贈顗官謨厯少府丹楊尹侍中中護軍封西
平侯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

元和姓纂六曰
晉有周馥母沛

國處氏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爲諸王文學累

遷司徒左西屬司徒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
定九品檢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尙書郎
許之稍遷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轉

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爲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陳畛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爲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暴終爲國賊乃共司隸滿奮等謀共除之謀泄爲巳所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巳爲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南尹暨東海王越迎大駕以馥爲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於澠池帝還宮出爲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爲鎮東將軍

周家祿校勘記曰諸傳皆言準爲征東將軍鎮

東當作征東案世說雅量篇注引鄧粲晉紀作劉淮又方正篇劉淮注引晉諸公贊云淮字君平本書劉喬傳

劉與傳均作劉準蓋
淮爲準之譌文也

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

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
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馥覩羣賊孔熾洛
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
思司馬殷識上書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
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
計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
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崤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
虞於今平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
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邈

東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
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
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
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卽路荆湘江揚
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
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勩力以啟南路遷都弭
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
不爲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
願越與苟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
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而令碩率兵先

進碩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爲馥所敗碩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帥眾應之使謝摛爲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眾潰奔于項爲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於反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尙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

何得爲反帝曰馥位爲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實有偏任之重而高略不舉往往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馥有二子密矯密字泰玄性虛簡時人稱爲清士位至尙書郎矯字正玄亦有才幹

成公簡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爲中書郎時馥已爲

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楊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慚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苟晞與晞同沒

苟晞

苟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少爲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鑒深器之東海王越爲侍中引爲通事令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囧輔政晞參囧軍事拜尙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坐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囧誅晞亦坐免長沙王乂爲驃騎將軍以晞爲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

以爲北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讀史舉正曰案通鑑

晞奔時帝尚在鄴虓承制用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

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東晉疆域志曰中牟縣有官渡命晞爲前鋒

桑素憚之於城外爲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

單騎示以禍福桑眾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

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後高密王泰討青

州賊劉根讀書記疑七日後高密王泰五字疑誤泰卒於元康九年不與苟晞同時也泰子高密孝

王略傳略領青州永興初愷令劉根起兵東萊攻略於臨淄與此傳合當作從高密王略或作後爲高密王略

方合然略傳止云略不能拒走保聊城亦不及晞事晉書校文三曰帝紀言劉根反王浚遣將討斬之攷浚傳

不及是事疑是晞事而誤屬之浚耳後周家祿校勘記曰此句當作後助高密王簡討青州賊劉柏根脫

去助字疑臨傳誤入高密王事高密王泰已於元康九年薨被劉柏根所逼是泰子孝王略略紀傳皆作簡然簡奔聊城王浚遣將斬柏根皆在惠帝末年上文臨破汲桑定鄴在懷帝永嘉元年已斬柏根之後不應其後又有高密王討劉柏根事當是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柏根已死而臨助討其餘黨也

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

勞格校勘記曰懷帝紀永嘉元年八月撫軍將軍苟晞敗汲桑於鄴則未破汲桑之前已進位撫軍矣周家祿校勘記曰按藩是成都王穎故將汲桑始與石勒亡命歸藩不應藩反爲汲桑故將當作破汲桑及成都王穎故將公

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

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

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

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

一作都督

後犯法

御覽二百

五十八引干寶晉紀 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

作有一子坐小事 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
書鈔三十七干寶晉紀曰姨母向晞 既而素服哭之流

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 御覽二百五十

作死後往哭之甚悲曰殺弟者 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

兗州刺史哭卿者苟道將也 日亂懼禍及已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貽都下親貴

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

暮還 御覽九百祖台之志怪曰苟晞為兗州鎮去京師

宿之問不復鮮美募有牛能日行數百里當厚賞之有

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里晞乃命具丁車善馭書疏

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答書還至一更始竟便達晞

以其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殺而觀之亦無靈異惟雙

筋如小竹大自頭脊初東海王越以晞復其讎恥甚德

著肉裏故外不覺也

之引升堂結爲兄弟越司馬潘滔等說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謀之於未有爲之於未亂也越以爲然乃遷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爲郡公晞乃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

書鈔七十二王隱晉書曰役煩賦重民不堪命日斬千人血流成川

號曰屠伯人屍漂流入他州御覽頓丘太守魏植爲流四百九十二引王書作人皆怖悚

人所逼眾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

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時
潘滔及尙書劉望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
越從事中郎劉洽爲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昌言曰司
馬元超爲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
使之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誅國賊
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己功伐陳越罪狀
時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
宗廟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嶽爲國藩翰公威震
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
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爲社稷之憂故有詔委

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國同憂也
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難稱朕意焉
晞復移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險禍難殷流劉元海造
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魏荐食畿甸覆喪鄴都結
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堙沒
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重是以弭
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
詔命剋今月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卽日得滎陽太守丁
嶷白事李暉陳午等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
城已陷河內太守裴整爲賊所執宿衛闕乏天子蒙難

宗廟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歎累息晞以爲先王
選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
楫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獎皇家宣
力本朝雖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
畢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啟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
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會王彌遣
曹嶷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城守嶷眾轉盛連營數十
里晞還登城望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後簡精銳
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嶷追至東
山部眾皆降嶷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千人帝

又密詔晞討越晞復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
詔肝心若裂東海王越得以宗臣遂執朝政委任邪佞
寵樹姦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事中郎畢邈主簿郭象
等操弄天權刑賞由己尙書何綏中書令繆播太僕繆
盾黃門侍郎應紹皆是聖詔親所抽拔而滔等妄構陷
以重戮帶甲臨宮誅討后弟翦除宿衛私樹國人崇獎
魏植招誘逋亡覆喪州郡王塗圯隔方貢乖絕宗廟闕
蒸嘗之饗聖上有約食之匱鎮東將軍周馥豫州刺史
馮嵩前北中郎將裴憲並以天朝空曠權臣專制事難
之興慮在旦夕各率士馬奉迎皇輿思隆王室以盡臣

禮而滔邈等劫越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擅爲詔令縱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遂令方鎮失職城邑蕭條淮豫之萌陷離塗炭臣雖憤懣守局東隅自奉明詔三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卽日承司空博陵公浚書稱殿中中郎劉權齎詔敕浚與臣共剋大舉輒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讚徑至項城使越稽首歸政斬送滔等伏願陛下寬宥宗臣聽越還國其餘逼迫宜蒙曠蕩輒寫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閻弘步騎五千鎮衛宗廟五年帝復詔晞曰太傅信用姦佞阻兵專權內不遵奉皇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戎狄充

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宮寺劫剝公主殺害賢士
悖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詔至之日其
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公其思盡諸宜
善建弘略道澀故練寫副手筆示意晞表曰奉被手詔
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紙練兼備伏讀跪歎五情惶惶自
頃宰臣專制委杖佞邪內擅朝威外殘兆庶矯詔專征
遂圖不軌縱兵寇掠陵踐宮寺前司隸校尉劉敞御史
中丞溫綏右將軍杜育案賈謐傳有襄城杜育當卽其人並見攻劫廣
平武安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虐亂莫此之甚
輒祇奉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等將兵詣項龔

行天罰初越疑晞與帝有謀使遊騎於成臯閒獲晞使

果得詔令及朝廷書遂大構疑元作隙越出牧豫州以討

晞復下檄說晞罪惡遣從事中郎楊瑁爲兗州與徐州

刺史裴盾共討晞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

尙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盾敗詔晞爲大將軍

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

黃鉞先官如故晞以京邑荒饉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

都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

斛以迎帝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

垣水經汭水注曰汭水東逕倉垣城南注云卽浚儀縣之倉垣亭也城臨汭水陳留相畢邈治此征東將軍

苟晞之西也邈走歸京晞使司馬

豫章王端及和郁等

東萊王讚

代據倉垣斷留運漕

東奔晞

周家祿校勘記曰按懷帝紀京師陷郁與吳晞王晏等皆遇害不應後又與豫章王東奔

率羣官尊端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

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

案懷帝紀作晞自領尙書令與此異自倉垣徙

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

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戶庭刑政苛虐縱

情肆欲遼西閭亭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

預有疾

通鑑晉紀考異曰姓譜明秦大夫孟明之後爲平原望姓

居家聞之乃舉病

諫晞曰皇晉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算

將爲國家除暴閭亭美士柰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

我自殺閭亭何關人事而舉病來罵我左右爲之戰慄
預曰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
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桀紂
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況人臣乎願明
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慚色由是眾心稍離莫
爲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傳宣皆叛之石勒攻
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晞署爲司馬月餘乃殺之御覽
六百四十四王隱晉書曰石勒晞無子齊書賈淵傳曰
鑠荀晞頸以爲司馬而反煞之
人發古冢紺紙麒麟觀說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
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
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案賈淵所言時代
相近當時必有所據且晞爲東海王越前鋒同討汲桑

因此連姻情事皆合睇子殆早死弟純亦遇害
無名唐人修史遂誤以爲無子也

華軼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

魏志歆本傳曰字子魚封

博平侯薨諡敬侯

祖表太中大夫父澹河南尹

魏志華歆傳注晉諸公贊曰澹

字立駿最知名爲河南尹

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

魏志華歆傳注世語曰軼有當世才

志世說識鑒篇曰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

汎愛博納眾論美之初爲

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牧兗州引爲留府長史

永嘉中厯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逢喪亂每崇典禮置

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今大義殯替禮典無宗

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

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立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
備其以爲儒林祭酒俄被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
夏太守陶侃爲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爲聲援
軼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
世說識鑒篇注虞預晉書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
曰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
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
爲司馬氏也軼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爲壽春所督春一作陽
讀史舉正曰軼爲江州刺史是時督江時洛京尙存不
州者元帝時鎮建鄴何得云壽春能祇承元帝教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

耳時帝遣揚烈將軍周訪率眾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
孰著作郎干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分令屯彭澤彭
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
人控御頃來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
成其釁吾當屯尋陽故縣旣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
無嫌於相逼也尋洛都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爲
盟主旣而帝承制改易長吏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
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陳
雄屯彭澤以距敦自爲舟軍以爲外援武昌太守馮逸
次于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爲軼所禮

心常怏怏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爲內應潛軍襲軼軼
眾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初廣陵高
惺寓居江州軼辟爲西曹掾尋而軼敗惺藏匿軼二子
及妻崎嶇經年旣而遇赦惺攜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劉喬

孫耽 耽子柳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

魏志劉廙傳注引劉氏譜亦作仲彥唐書宰相世系表十一上

誤作字伯彥案魏志劉廙傳曰南陽安眾人本傳失載縣名

其先漢宗室封安眾侯

傳襲歷三代

唐宰相世系表十一上曰南陽劉氏出自長沙定王生安眾康侯丹襲封三世徙沮

陽祖廙魏侍中父阜陳留相

魏志劉廙傳廙字恭嗣爲侍中賜爵關內侯卒以弟

子阜嗣注劉氏譜阜字伯陵陳留太守

喬少爲祕書郎建威將軍王戎引

爲參軍伐吳之役戎使喬與參軍羅尙濟江破武昌還授滎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尙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眾男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囧爲大司馬初嵇紹爲囧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囧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囧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遷御史中丞囧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釁者

六艾諷尙書右丞苟晞免喬官復爲屯騎校尉張昌之
亂喬出爲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弘共討
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
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
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潁川
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尙書列輿罪惡河閒王頤得喬
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
將軍彭城王繹與喬并力攻虓於許昌

勞格校勘記曰下文又云又遣

劉弘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據本紀知同是一事而複出也周家祿校勘記曰惠帝紀劉輿傳及弘本傳鎮南下皆有大字晉書校文三曰釋誤釋帝紀及宗室傳可證劉輿傳有彭城王繹亦釋之譌輿弟琨

率眾救虓未至而虓敗虓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琨率

突騎五千濟河攻喬

勞格校勘記曰琨傳云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東海王越傳云虓

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萬人進人數多寡三傳不同未知孰是喬劫琨父蕃以檻車載

之據考城以距虓眾不敵而潰喬復收散卒屯于平氏

勞格校勘記曰下文又云喬眾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亦同是一事而複見也河間王顥進喬

鎮東將軍假節

顥本傳作鎮東大將軍

以其長子祐爲東郡太守

又遣劉弘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

案繹亦當作弘釋輿傳同

與喬牋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

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

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

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爲戎首竊以爲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疏不閒親曲直旣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勦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雁行下風埽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旣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

修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
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
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
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
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卽戎勦力致命之秋也而范
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爲
罪耳昔齊桓赦射鉤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祛之怨
而親勃鞞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
於人今姦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
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爲先奉迎爲

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恥同儕自爲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爲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爲非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羣王災

難延于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爲忠
明旦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
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
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
相楚剝爲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
猛獸交鬪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
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
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
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間王頤方
距關東倚喬爲助

魏志劉廙傳注晉陽
秋曰喬有贊世志力

不納其言東海

王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迎大駕軍次于蕭
喬懼遣子祐距越於蕭縣之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
昌人納之琨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眾潰見殺周家祿校勘記
日文似琨遇祐眾潰而見殺非是當作遇祐喬眾潰見殺與下喬眾遂散句事理乃合
與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為太傅軍
諮祭酒越薨復以喬為都督豫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
州刺史卒於官勞格校勘記曰據石勒載記喬於永嘉五
中尚書安眾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
職云云又劉湛傳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眾縣五等男
先當是祐之子淡當是先之子時年六十三愍帝末追
湛是淡弟柳之子皆宜補載贈司空子挺潁川太守挺子耽
世說方正篇曰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為東曹

參軍注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喬豫州刺史父
珽穎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唐書宰相世系表十
一上云珽二子簡耽案譜作珽爲珽之謫魏志
劉廙傳注晉陽秋曰喬胄胤不顯貴盛至今

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尙流稱爲宗族所推博學明
習詩禮三史厯度支尙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
所莅著績桓立耽女婿也及立輔政以耽爲尙書令加
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贈左光祿
大夫開府耽子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厯尙書左右僕射時右
丞傅迪御覽六百十六引俗說作左丞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
老子而已迪每輕之御覽六百十六引俗說作劉唯讀老莊而已傳道劉云正讀十二卷

何足本人
謝文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麓矣時

人重其言出爲徐兗江三州刺史卒
勞格校勘記曰安紀義熙十二年六

月己酉新除尚書令都鄉侯劉柳卒
柳爲尚書令封都鄉侯本傳失書贈右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
宋書劉湛傳曰祖耽父柳並晉左光祿大

孺大將軍從事中郎珍字季珪湛弟素黃門喬弟父始
侍郎案南史劉湛傳亦作左光祿與宋書同

安太守父子成丹楊尹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動顧禮經

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勤庸而祖宣獻策

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

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違左袵於伊川建右社

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
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
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此之謂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
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
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贊曰開林才理爰登貴仕績著折衝化行江汜軼旣尊
主馥亦勤王背時獲戾違天不祥喬爲戎首未識行藏
道將鞠旅威名克舉貪虐有聞忠勤未取